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DIAN

中

国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大典

1897-1929

陈鸣树  
主编

文

学

ERSHI  
SHIJI  
ZHONGGUO  
WENXUE  
DADIAN

陈鸣树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897-1929

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  
大典

##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

(1897—1929年)

陈鸣树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47 插页 15 字数 1,125,000

1994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501—2,550 本

**ISBN 7-5320-3351-1/G · 3263 定价：(特精) 50.00 元**

主 编：陈鸣树  
编 委：陈鸣树 沙似鹏 许道明 张 新  
本卷编撰者：陈鸣树 沙似鹏 李玉珍

# 总序

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大力支持下而获得问世的时候，不能不向读者说几句话。

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急遽变革的世纪，它所掀起的大波大澜，它的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不止在物化形态上，在人们心灵上也都引起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中国历史上将留下永恒的价值。这可以说是最值得总结的一段历史，而文学，作为时代的晴雨表，它参与并纪录了那个伟大的时代。在二十世纪行将成为逝去的岁月之际，能够总结这一世纪文学的历史，无疑也具有永恒的意义，为时人和后人留下一笔弥足珍贵的财富。

资料的积累和编纂是任何科学的研究的先导，因此，我们编纂了这部二百余万字，具有一定规模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典者，常也，法也，则也。也可以看作一代典故的翔实纪录。采用《文学典》这一书名，也并非自我作古，《古今图书集成》中就有《文学典》这一名称。我们希望《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能够包容这一世纪的重要文学现象，俾涉猎文学者人手一编，得人文荟萃之益，省案头翻检之劳。

本书在时间上上限为 1897 年，这是因为“二十世纪文学”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的兴起有一个量的积聚过程。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的兴起，虽以时限为标志，但并不是“一刀切”。正如“二十世纪文学”这一概念的独特内涵并不是非要从 1901 年开始，它的移位于二十一世纪也不一定在 2000 年的 12 月。这里的量度首先必须由性质来规定。在我们的书中可以看到，正是戊戌政变的失败，从而催生了民主主义文学的兴起，从而步入“二十世纪文学”的阶段。

马克思说：“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13 页）实际上也就是说，意识形态领域每一特有的历史现象都可以追溯到产生它的那个时代。二十世纪，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值得大书特书的特有现象。世界资本主义国家随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空前的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而产业革命，“使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共产党宣言》）这便是二十世纪发端西方世界的特点。这与风雨飘摇的中国清皇朝的处境拉开了越来越大的距离。

中国自从甲午战败以后，清皇朝岌岌可危，戊戌维新本来是一针强心剂，使黑暗的中国有了一线光明，但维新的结果，将更动摇清皇朝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因而被那拉氏扼杀在摇篮里。不久，因义和团的受挫，招来了八国联军之役，二宫仓皇出奔，并被迫于 1900 年 8 月 20 日下罪己诏，连发十几道上谕要李鸿章出面议和，割地赔款。至此，那拉氏才预感到“大清皇朝”朝不保夕，人心已无可挽回，为挽救颓势，不得不于 1901 年 1 月 29 日下诏变法，这一回是那拉氏钦定的也是被迫无奈的变法，上谕说，康、梁所主张的变法，非变法，乃是乱法。于是，第一，严禁仇外；第二，废科举、兴学校，高薪聘请外国人当总教习（教长）；第三，派遣大批留学生出国；第四，严惩过去忠实执行慈禧本人仇洋政策的肇祸诸臣；第五，以慈禧

七旬寿万，于 1904 年 6 月 21 日，大赦除康、梁、孙文以外所有参与戊戌维新的政治犯。这一切虽然挽救不了清皇朝的灭亡，但客观上却有利于中国进一步与世界的沟通，从而也促进了文学观念的急剧变化。

### 一、世界意识的觉醒

中国文学垂数千年，虽然代有变化，演进之迹甚明。但俗文学终究敌不过正统的庙廊诗文，小说历遭统治者的严禁，诬以诲淫诲盗之恶名。直到二十世纪前夜，戊戌维新的惨败，壮士就义，幸存者想到了要唤起民众。于是，以政治小说为前锋，译著并作，形成了 20 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激烈丕变的特有现象。

当此之时，桐城派散文已日薄西山，以宋诗为楷模的同光体，承乾、嘉词坛流风余韵的常州词派，也已成不了耸动视听的气候。“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深山大泽龙蛇起，瀛海九州云物惊”，康有为这首论诗诗不仅描述了当时谭嗣同、黄遵宪、蒋智由、康有为、梁启超等所提倡的“诗界革命”的声势，也标志着世界意识的觉醒。“诗界革命”以及后来的“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已大大不同于明代公安、竟陵派对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反叛，标志抒写性灵的三袁等虽然也有个性意识加强的意蕴，但现在是挟着世界的风雷，向古国文明挑战。梁启超说：“中国积习，薄今爱古，无论学问文章事业，皆以古人为不可及。余生平最恶闻此言。”（《饮冰室诗话八》）梁将谭嗣同尊为“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的第一人”，（《饮冰室诗话二》）并以为“希腊诗人荷马，古代第一文豪也。……如莎士比亚，弥尔敦，田尼逊等，其诗动辄数万言，伟哉！”（同上八）在文学上从此不再自大其国于天下，要“别求新声于异邦”（鲁迅语），这显然是一种世界意识的觉醒。

这种世界意识的觉醒，实际上标志着二十世纪意识的抬头。世界已进入二十世纪，无论形而下或形而上的东西一切都在变。处在古老桎梏中的中国，在八面来风、四面包围岌岌可危的处境之中，更是不变也得变。当时有一篇《二十世纪之中国》的社论再三诘问：“今日已二十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因此，二十世纪初期的文学观念，大都以忧时伤国、救亡图存的政治观念为出发点和归结点。文学要唤起民众，先要读者看懂，于是白话便成为先决条件。1901 年，裘廷梁发表的《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便表达了这一意愿。

也正由于此，通俗的小说获得了空前的繁荣。陶祐曾在《论小说之势力及其影响》一文中惊呼：“小说！小说！诚文学界中之占最上乘者也。”这篇写在 1907 年的文章，作者放眼看世界，在东西文化冲突和交融中才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当时这类文章很多，这对小说地位的抬高，显然非李卓吾、金圣叹所能想见。

站在二十世纪世界意识高度来介绍欧洲文艺思想的是鲁迅的《摩罗诗力说》，该文并引申了尼采的观点，寻找了超越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明的力量。周作人在同时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也是站在 20 世纪世界意识的立场上，批评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认为儒者“删《诗》定礼，夭阏国民思想之春秋，阴以为帝王之右助。推其后祸，犹秦火也。”他提出：“吾人治文，当为百姓所公，宁为一人作役？文章或革，思想得舒，国民精神进于美大，以未来之冀也。”

在二十世纪前夜，严复、夏曾佑倡《国闻报》附印说部，并作《缘起》，谓“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得小说之助，是以广为采辑……宗旨所存，在乎使民开化。”梁启超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把新小说作为新民新国的前提。这当然未免过甚其辞，但这也反映出他在戊戌维新失败后的苦心孤诣，由于物质力量的不足不得不求助于精神力量，这是二十世纪初期中

国的悲剧。

所谓“世界意识的觉醒”，可以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世界的发展和自己祖国所处的屈辱地位，因而发出救亡图存的呼声。（二）睁眼看世界后，使许多文人发现小说在发达国家并非稗官小道，而是一种登堂入室的文学。于是，林纾便将司各脱与司马迁攀比，从而奠定了将小说归入正宗文学的地位。（三）在打开国门，进入二十世纪以前，总认为西方人擅长的是象数之学，甚至连颇谙外事的王韬也认为西人“弗尚诗赋词章”。现在才知道西方的文学并不亚于中国，林纾不解西语，听人口述，凭着他的那支抒情婉转的妙笔，四小时可译六千字。他甚至动情地说：“惜余年已五十有四，不能抱书从学生之后，请业于西师之门，凡诸译著，均待耳而屏目，则真吾生之大不幸矣。”（《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这位古文大家，竟愿降心相从，学西文而读西书，正是当时一批知识分子世界意识觉醒的典型心态。（四）获得了西方的民主、自由意识，这对对抗封建专制主义，显然是历史的进步。

总之，世界意识的觉醒，给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显然带来十分鲜明的时代印记，这为“五四”时期新文学的质变，开始了量的积聚。

## 二、文学价值观的移位

中国的文学观念，自古以来，以载道为主，这个道统绵绵不绝，特别在儒家定于一尊，或政治上高度集中的时代，更是如此，与载道相对的言志派，也是有条件的言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鲁迅语），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之交，传统的文学观终于移位，违反常俗，专涉眷爱的小说出现了，西方的文学观极大地影响了中国。

清末民初的小说的译作为最盛，创作亦复不少，据日本木樽照雄编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译著两种加起来竟达9756种。量的扩大意味着质的改变。小说走上正统的地位，彻底改变了以小说为小道的陈旧观念。这种改变，起自这几方面的原因：（一）直接将小说的译著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政治挂起钩来，真正把它视为“兴国之大业”。（二）竭力抬高小说家的地位，将施耐庵与释迦牟尼、孔子、华盛顿、拿破仑并列，成为世界性的伟人。（三）抬高了俗文学的地位，小说变成了“文学的最上乘”。（四）以外来的文学价值观促成我国文学价值观的裂变。（五）文学价值观向小说移位以后，小说担当了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角色，只要看当时杂志上小说内容的标题便可知涵盖面之大，如政治小说、军事小说、哲理小说、法律小说、冒险小说、社会小说、写情小说、科学小说、历史小说、杂记小说、侦探小说等。林纾甚至认为刑警可以从小说中学习破案，小说真正成了生活的教科书。（六）随着文学价值观的移位，新观念必然要求用新语言来表达，梁启超盛赞当时诗人“挦撦新名词以自表异”；王国维则认为“处今日讲学已有不能不增新语之势。”文学价值观的移位，是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观念演进之迹十分昭然的一个特征。

## 三、从忧时伤国的使命感到文学审美功能的探寻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观念的变革中，不论载道或言志，文学都沉浸着忧时伤国之泪。刘鹗在《老残游记》初集自叙中说：“棋局已尽，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晚清大多数小说都有这种忧时伤国的使命感，但也往往无暇顾及艺术上的追求。曹雪芹那种“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刻意求工的创作态度在晚清已成过去。当时的作者往往只图一时骂得痛快，“话柄”连篇，即兴成文，虽然未免草率，但读者却也因此共鸣，获得了很大的社会效应。但“文学必须是文学”，这样朴素的美学观在当时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梁启超认为小

说有熏、浸、刺、提四种力，它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小说有形象的感染力。1904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便是以西方的美学观解释小说的审美功能，并且提到了小说创造典型的方法。1907年，徐念慈在《〈小说林〉缘起》中以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说明小说有四个特征：（一）使圆满而合于理性之自然；（二）小说能体现事物个性，表现具体而非抽象的理想；（三）能模仿实体，具有形象性；（四）“由感兴的实体，于艺术上除去无用分子，发挥其本性。”

黄摩西在《〈小说林〉发刊辞》中直截了当地提出：“小说者，文学之倾向于美的方面之一种也。”如果“一秉立诚明善之宗旨，则不过一无价值之讲义，不规则之格言而已。”这颇可代表当时文学上美的意识的觉醒，这是一种探寻文学的审美功能的先觉之声。

翌年，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谈到文学必须使人“兴感怡悦”，而并不“直语其事实法则”。周作人认为文学必须具有“神思”(ideal)、“感兴”(impassioned)“美致”(artistic)三要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自此，中国的文学观念，在二十世纪初期由于西方哲学美学的介入，由社会政治的命题而兼及美学的命题。

但当时的文学毕竟还是在走向成熟的过渡阶段，作者迫切的经世心态和商业化倾向也不容许他们从容推敲，直到鲁迅于1911年以周逴的署名发表短篇小说《怀旧》，虽然用的仍是文言，然而以叙事者的视觉来观察和描述身边发生的一切，从而双重地映照出这篇小说主人公——儿童的心理和他所见所闻的人物的心理。所以，这篇小说实在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的先声。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演进的结果终于在鲁迅这篇《怀旧》小说中出现了新的突破，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最初征兆，鲁迅结束了一个时代，开辟了一个时代。

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文学观念之演进，以世界意识的觉醒为萌发之机，以社会使命感为第一推动力，以审美功能的探寻和获取促使它走向新的文学时代，其最初的表现形式则为文学价值观的移位。从量变到表现在早期鲁迅身上的部分质变，驱使着中国文学在外部条件成熟时走向了与传统文学完全不同的“五四时期”，从此，中国的新文学便一往无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承受着本世纪初期的社会使命感，以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为两大旗帜，出现了许多大作家。其时世界文学的影响日益加强，外国文学上的许多主义都有了并不深入的引进，差不多都拿来试验一遍。然而，启蒙主义的功利性，反映现实的准确性，和完美的艺术性之间除少数大作家之外尚缺乏有机的融合。但是，二十年代是一个开放、吸收、融受的时代，中国文学再创的童年的天真预示它必然取得更大的发展。

三十年代一方面突出了文学的工具论，一方面中西文学的交融却有了更深入的开展。

四十年代的抗战文学改塑了文学的面貌，根据地、国统区、沦陷区等地区的划分给文学带来了地域性的区别。

建国初期的文学，基本上是根据地文学传统的承继和发扬。后来在“左”的思潮的支配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自我扩张到自我消解。从此，便开始了文学的反思和再创，开始了文学的新时期，这是政治上改革开放的必然反映。于是，文学将以与广大人民思想感情更密切结合中深化自己的历史使命，完成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以文学的原始形态即资料的形式翔实地尽可能完备反映这一伟大时代的伟大的文学行程。它以纪年形式，逐年分创作、理论批评、译文、作家活动、文

坛纪事、文化要录、社会背景这样一些栏目。我们希望它能够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集成，一次初步的梳理和总结。

陈 鸣 树

于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1992年8月20日

# 目 录

## 一八九七年

创 作 .....	1
理论批评 .....	2
译 文 .....	2
作家活动 .....	2
文坛纪事 .....	3
文化要录 .....	4
社会背景 .....	6

## 一八九八年

创 作 .....	7
理论批评 .....	8
译 文 .....	9
作家活动 .....	9
文坛纪事 .....	10
文化要录 .....	12
社会背景 .....	13

## 一八九九年

创 作 .....	15
理论批评 .....	18
译 文 .....	18
作家活动 .....	18
文坛纪事 .....	20
文化要录 .....	20
社会背景 .....	21

## 一九〇〇年

创 作 .....	22
理论批评 .....	25
译 文 .....	25
作家活动 .....	26
文坛纪事 .....	27

文化要录 .....	28
社会背景 .....	28

## 一九〇一年

创 作 .....	31
理论批评 .....	34
译 文 .....	35
作家活动 .....	35
文坛纪事 .....	37
文化要录 .....	37
社会背景 .....	38

## 一九〇二年

创 作 .....	40
理论批评 .....	42
译 文 .....	43
作家活动 .....	44
文坛纪事 .....	46
文化要录 .....	47
社会背景 .....	48

## 一九〇三年

创 作 .....	50
理论批评 .....	57
译 文 .....	59
作家活动 .....	62
文坛纪事 .....	64
文化要录 .....	67
社会背景 .....	68

## 一九〇四年

创 作 .....	70
理论批评 .....	76
译 文 .....	77

作家活动	80	社会背景	174
文坛纪事	82		
文化要录	82		
社会背景	83		
<b>一九〇五年</b>			
创作	85	创作	175
理论批评	90	理论批评	186
译文	92	译文	188
作家活动	95	作家活动	191
文坛纪事	97	文坛纪事	193
文化要录	98	文化要录	193
社会背景	98	社会背景	194
<b>一九〇六年</b>			
创作	100	创作	195
理论批评	106	理论批评	205
译文	109	译文	207
作家活动	115	作家活动	209
文坛纪事	116	文坛纪事	210
文化要录	117	文化要录	211
社会背景	119	社会背景	211
<b>一九〇七年</b>			
创作	120	创作	213
理论批评	130	理论批评	223
译文	135	译文	223
作家活动	142	作家活动	225
文坛纪事	144	文坛纪事	227
文化要录	145	文化要录	227
社会背景	147	社会背景	228
<b>一九〇八年</b>			
创作	149	创作	230
理论批评	162	理论批评	239
译文	166	译文	240
作家活动	171	作家活动	242
文坛纪事	172	文坛纪事	245
文化要录	173	文化要录	246
		社会背景	247
<b>一九〇九年</b>			
		创作	175
		理论批评	186
		译文	188
		作家活动	191
		文坛纪事	193
		文化要录	193
		社会背景	194
<b>一九一〇年</b>			
		创作	195
		理论批评	205
		译文	207
		作家活动	209
		文坛纪事	210
		文化要录	211
		社会背景	211
<b>一九一一年</b>			
		创作	213
		理论批评	223
		译文	223
		作家活动	225
		文坛纪事	227
		文化要录	227
		社会背景	228
<b>一九一二年</b>			
		创作	230
		理论批评	239
		译文	240
		作家活动	242
		文坛纪事	245
		文化要录	246
		社会背景	247
<b>一九一三年</b>			
		创作	249

目 录			
理论批评 .....	264	文坛纪事 .....	444
译 文 .....	265	文化要录 .....	445
作家活动 .....	268	社会背景 .....	446
文坛纪事 .....	271	<b>一九一八年</b>	
文化要录 .....	271	创 作 .....	447
社会背景 .....	272	理论批评 .....	454
<b>一九一四年</b>		译 文 .....	456
创 作 .....	274	作家活动 .....	459
理论批评 .....	303	文坛纪事 .....	460
译 文 .....	306	文化要录 .....	461
作家活动 .....	312	社会背景 .....	463
文坛纪事 .....	314	<b>一九一九年</b>	
文化要录 .....	316	创 作 .....	464
社会背景 .....	318	理论批评 .....	470
<b>一九一五年</b>		译 文 .....	472
创 作 .....	319	作家活动 .....	474
理论批评 .....	368	文坛纪事 .....	476
译 文 .....	370	文化要录 .....	476
作家活动 .....	378	社会背景 .....	480
文坛纪事 .....	380	<b>一九二〇年</b>	
文化要录 .....	382	创 作 .....	481
社会背景 .....	383	理论批评 .....	487
<b>一九一六年</b>		译 文 .....	489
创 作 .....	385	作家活动 .....	492
理论批评 .....	415	文坛纪事 .....	494
译 文 .....	417	文化要录 .....	495
作家活动 .....	424	社会背景 .....	497
文坛纪事 .....	425	<b>一九二一年</b>	
文化要录 .....	426	创 作 .....	499
社会背景 .....	427	理论批评 .....	504
<b>一九一七年</b>		译 文 .....	508
创 作 .....	429	作家活动 .....	513
理论批评 .....	438	文坛纪事 .....	515
译 文 .....	439	文化要录 .....	517
作家活动 .....	443	社会背景 .....	518

**一九二二年**

创 作 .....	520
理论批评 .....	527
译 文 .....	530
作家活动 .....	535
文坛纪事 .....	537
文化要录 .....	539
社会背景 .....	541

**一九二六年**

创 作 .....	618
理论批评 .....	629
译 文 .....	632
作家活动 .....	636
文坛纪事 .....	638
文化要录 .....	639
社会背景 .....	641

**一九二三年**

创 作 .....	543
理论批评 .....	552
译 文 .....	557
作家活动 .....	561
文坛纪事 .....	563
文化要录 .....	565
社会背景 .....	566

**一九二七年**

创 作 .....	643
理论批评 .....	654
译 文 .....	658
作家活动 .....	661
文坛纪事 .....	665
文化要录 .....	666
社会背景 .....	668

**一九二四年**

创 作 .....	568
理论批评 .....	577
译 文 .....	580
作家活动 .....	583
文坛纪事 .....	586
文化要录 .....	588
社会背景 .....	590

**一九二八年**

创 作 .....	670
理论批评 .....	684
译 文 .....	691
作家活动 .....	697
文坛纪事 .....	699
文化要录 .....	704
社会背景 .....	705

**一九二五年**

创 作 .....	592
理论批评 .....	602
译 文 .....	605
作家活动 .....	608
文坛纪事 .....	611
文化要录 .....	614
社会背景 .....	616

**一九二九年**

创 作 .....	707
理论批评 .....	721
译 文 .....	725
作家活动 .....	732
文坛纪事 .....	734
文化要录 .....	738
社会背景 .....	739

# 一八九七年

## 创 作

- 1月3日 《戒缠足会叙》(散文) 梁启超,《时务报》16册。  
同月 《清官说》(散文) 汪锡祺,(上海)《万国公报》96册。  
2月 《卫足说》(散文) 番禺愚叟,《万国公报》97册。  
△ 《国朝掌故三篇》(散文) 蔡尔康识,《万国公报》97册。  
3月 《史鉴勿轻寓目说》(散文) 观海堂主,《万国公报》98册。  
△ 《国朝掌故三篇》(散文) 万国公报馆志,《万国公报》98册。  
4月22日 《心力说》(散文) 心月楼主,《时务报》24册。  
△ 《论拜跪之礼不可行于今》(散文) 高凤谦,《时务报》24册。  
同月 《劝释缠脚说(并跋)》(散文) 蜀南赵增泽、润琴氏,《万国公报》99册。  
△ 《随杨星使游美洲安达斯山记》(散文) 谢希傅,《万国公报》99册。  
5月 《湘学新报叙》(散文) 江标,《万国公报》100册。  
△ 《万国公报百卷庆成记(并引)》(散文) 蔡尔康,《万国公报》100册。  
6月20日 《枪不杀人》(散文) 求在我者,《时务报》30—31册(1897.6.20—30)。  
同月 《吴江任徯峰先生行述》(散文) 任廷旭、廷果、廷曦,《万国公报》101册。  
△ 《致西士步君书》(散文) 葛培义,《万国公报》101册。  
7月20日 《警醒歌》(诗) 张经甫,《新知报》25册。  
同月 《尚贤堂文录》(散文) 李佳白,《万国公报》102册。  
8月22日 《萃报叙》(散文) 梁启超,《萃报》1册。  
同月 《读管子书后》(散文) 余杭章炳麟,《经世报》3册。  
△ 《诰授光禄大夫仰蓮府君行述》(散文) 龚心铭、心钊,《万国公报》103册。  
9月26日 《知耻学会叙》(散文) 新会梁启超,《时务报》40册。  
△ 《知耻学会后叙》(散文) 宗室寿富来稿,《时务报》40册。  
同月 《吾道不孤》(散文) 本馆志,《万国公报》104册。  
10月16日 《大同译书局叙例》(散文) 新会梁启超,《时务报》42册。  
26日 《万木草堂小学学记》(散文) 新会梁启超,《知新报》35册。  
同月 《戒缠足录跋》(散文) 阙里孔令伟慧仲氏,《万国公报》105册。  
11月5日 《蒙学报演义报合叙》(散文) 梁启超,《时务报》44册。  
15日 《倡设女学堂启》(散文) 梁启超,《时务报》45册。  
同月 《闽中新乐府》(诗集) 1卷1册 提庐子(林纾),福州魏瀚刻本印行。

注: △表示同上。

- 12月24日** 《小脚妇》(诗) 林琴南,《时务报》49—50册(1897.12.24—1898.1.3)。
- 同月** 《闽中新乐府》(诗) 林纾、魏瀚,福州活字版印行。
- 同年** 《仙卜奇缘全传》(小说)8卷40回 吴毓恕,宏文书局刊行石印本。
- △ 《杀子报》(小说)4卷20回 佚名,敬文堂刊行,另有上海刊小字本、石印小本。
- △ 《花柳深情传》(小说)32回 詹熙,上海章福记书局刊石印本。
- △ 《醒世新编》(小说)32回 绿意轩主人,线装本。

## 理 论 批 评

**1月1日—3月3日** 《变法通议·论劝学》 梁启超,《时务报》16—19册。作者以小说为例,提出言文一致,认为“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应“专用俚语,广著群书”。

**11月10日—12月11日** 《〈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 严复、夏曾佑,刊于天津《国闻报》。认为“稗史”以其语言文字,为种人行用;与口语相去甚近;虽繁言则如画之能历于脑;且其多言日习之事,虚构以快人心,故易传也。“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是以广为采辑,附纸分送,或译诸大瀛之外,在于使民开化。小说又为人心所构之史,而今日人心之营构,即为他日人身所作,故小说又为正史之根矣。”

**同年** 《〈日本书目志〉识语》 康有为,上海大同译书局刊印。认为“启童蒙之知识,引之以正道;俾其欢欣乐读,莫小说若也。”

《菽园赘谈·小说》 邱炜羹,《菽园赘谈》1897年刊本。提倡小说以纪实研理为正宗,“其余谈狐说鬼,言情道俗,不过取备消闲,犹贤博奕而已。”

《论〈游戏报〉之本意》,《游戏报》63号。

《论本报之不合时宜》,《游戏报》149号。

## 译 文

**7月** 《稿者传》(小说) [法]麦尔香著,上海朱树人译述,《农学报》5册—9册(1897.7—9)。

**10月10日** 《桌舒及马格利小说》(小说) [法]贾雨著,三乘槎客译,《求是报》第2册—12册(1897.10.10—1898.3.7)。

## 作 家 活 动

**3月** 52岁的黄遵宪,将其《人境庐诗稿》,留梁启超家两月余,时为1896—1897之间,梁后在《饮冰室诗话》中谓“余读之数过。”

**6月** 林纾与王寿昌合译《茶花女遗事》,王口述,林笔录。后得以问世,引起轰动。从

此，林纾以古文家笔墨，成为从事翻译外国文学之先驱。计译小说达183种。

**10月** 梁启超、谭嗣同在长沙设时务学堂，宣讲新学，倡导维新变法。据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梁由此结识唐才常，唐赠其菊花砚一方，梁视为至宝，后此砚丢失，梁懊恼不已，终生难忘。

**11月** 吴趼人在上海创办《字林沪报》。

**12月** 康有为在南海会馆创办粤学会。

**同年** 苏曼殊14岁，其父家道中落，遂随其父东渡日本。据曼殊《燕子龛随笔》：“乃忆十四岁时，随母羁逗子。隔邻有女郎手书丹霞诗笺，以红线系蜻蜓背上，使徐徐飞入余窗，意似怜余蹭蹬者也。”

△ 王韬卒。王韬(1828—1897)字仲弢，号紫铨，又号弢园等，江苏吴县人，著有《弢园文录》、《淞隐漫录》等，曾主编《循环日报》和《申报》，并游历英、法、俄等国。

△ 黎庶昌卒。黎庶昌(1837—1897)，字莼斋，贵州遵义人。曾出使英、法、德、俄，作《出使四国日记》。与吴汝纶、薛福成、张裕钊，并称为“曾(国藩)门四弟子”，著有《拙尊园丛稿》、《莼斋四种》等。

△ 叶衍兰卒。叶衍兰(1823—1897)，字兰台，号南雪，广东番禺人。著有《海云阁诗》、《秋梦庵词》等。

△ 刘鹗三赴太原，筹划开矿。

## 文坛纪事

**1月20日** 谭嗣同的《仁学》问世。书中提出“二千年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夫彼君主犹是耳目手足，非有两头四目，而智力出于人人也。亦果何所恃以虐四万万之众哉？则赖乎早有三纲五伦字样，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故常以为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

**同月** 《实学报》创刊。

**2月** 美国传教士李佳自在北京成立尚贤堂。1903年迁至上海，先后出版《尚贤堂新学日报》、《尚贤堂纪事月刊》、《国际公报》。李佳自1882年来华，1927年去世，著有《中国排外骚乱的根源》、《中国：被控制或自由》。

**3月3日** 章太炎在《时务报》第19册发表《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

**4月20日** 章太炎《致谭献书》，谓与康、梁学派，“辄如冰炭”。“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驳。而好之者乃如蛬蜣转丸，则不得不大声疾呼，直攻其妄。”

**4月28日** 章太炎辞离《时务报》。章以撰文艰涩，《时务报》仅刊出两篇，然谭嗣同《致汪康年梁启超书》中曰：“贵馆添聘章枚叔先生，读其文，真巨子也。大致卓公如贾谊，章似司马相如。”(《全集》第371页)

**9月6日** 谭嗣同在《致汪康年书》中拟订《不缠足会嫁娶章程》。

**11月1日** 章太炎作《译书公会叙》(刊第2册)略云：“互市以来，所传译泰西书，仅逮四百种，兹无错愕也。是四百种者，既刻刷刻镂，不遍流布，拘学僥夫，至不能举其目，兹亦

无错愕也。虽然，瞽者羨瞽者，瞽者羨明者，五大洲之书籍，吾不能博发而扬诩之，吾则瞽矣。且新理日出，岁无留故，一息炭养更，其事立变。若乔木之移阴，若蛇蚯蚓翼之移壤，而吾犹守旧译，以成世之暗智，其焉能与之终古？……虽然，创夫竹帛之成，而不得流布于震旦，以餍蟫鱼之腹，如曩者四百种之效也。乃取夫东西朔方之报章，译以华文，冠之简端，使学者由唐陈而识宦奥。盖自𬨎车使者之职以溯秘书，其陈义略备矣。”

**11月30日** 《国闻报》自此至1898年1月1日刊出署名几道、别士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

**12月** 林琴南的《闽中新乐府》由魏瀚在福州用活字版印行，内收32首仿乐府体诗。如《国仇》：“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村先生》：“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兴文学》：“文学之兴系非轻，兴亚之事当其成”；《小脚妇》：“无数芳年泣落花，一弓小墓闻啼鸟”；《破蓝衫》：“救时良策在通变，岂抱文章长守株”。忧时伤国，溢于言表。

**同年** 李伯元创办之《游戏报》创刊，创刊时为6月24日，终刊时为1910年，约发行50000期。重印本《告白》中说，该报“以诙谐之笔，写游戏之文。遣词必新，命题皆偶。上自列邦政治，下逮风土人情。文则论辨、传记、碑志、歌颂、诗赋、词曲、演义、小唱之属，以及楹对、灯虎、酒令之制，人则士农工贾，强弱老幼，远人逋客，匪徒奸宄，娼优下贱之俦，旁及神仙鬼怪之事，莫不描摹尽致，寓意劝惩。无义不搜，有体皆备。”

## 文化要录

**1月20日** 由浙南维新派的重要据点瑞安利济医院学堂主办，院长陈虬主编的《利济学堂报》（半月刊）在温州创刊。

**2月22日** 夏粹芳、鲍咸昌于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为我国近代出版史上最早的出版社。

△ 康广仁等为撰者、何廷光为总理的《知新报》于澳门创刊，初为五日刊，20册后改旬刊，112册起改为半月刊，该刊为中国南方维新派的重要宣传刊物之一。

**同月** 任独主编的《通学报》（旬刊）于上海创刊，后改月刊，宗旨研究外语。6年后停刊。该刊载有英语、世界语、理化诸科。

△ 上海《万国公报》97册（九年一卷）刊登“光绪廿二年十二月廿四日示：严禁翻刻新著书籍告示”。

**3月1日** 孙中山于伦敦《双周论坛》发表英文《中国的现在和未来——革新党呼吁英国保持善意的中立》。

△ 徐树兰创办的“绍郡中西学堂”于绍兴正式开学，1899年改为“绍兴府学堂”，1906年改“绍兴府中学堂”，鲁迅于1910—1911年间在此校任职。

**12日** 翁萃甫主编的《苏海汇报》于上海创刊，同年12月23日停刊。

**4月8日** 康有为于桂林讲学时与唐景崧等发起组织圣学会，出版《广仁报》。

△ 何嗣焜为总理、张焕纶为总教习的南洋公学于上海成立。后改为上海交通大学。